

阴阳师

第三卷

梦枕貳



阴阳师

第三卷

〔日〕梦枕獯 著

林青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阳师.第3卷/[日]梦枕獯著;林青华译. —2版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1

ISBN 978-7-5442-6967-4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②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884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2-011

ONMYŌJI - Ryūteki no Maki

Copyright © 2002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Bungeishunju Ltd.

ONMYŌJI - Taikyoku no Maki

Copyright © 2003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阴阳师·第三卷

[日]梦枕獯 著

林青华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朱文婷 陈文娟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8.5

字数 230千

版次 2005年4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版

印次 2014年3月第3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967-4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。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目
录

龙笛卷

- 3 怪蛇
24 首冢
55 虫姬
81 呼唤声
100 飞仙

太极卷

- 129 二百六十二只黄金虫
153 鬼小槌
179 枣和尚
194 东国人遇鬼
216 觉
239 针魔童子



怪蛇

一

进入阴历七月之后，雨仍下个不停。

如丝细雨淅淅沥沥，没完没了。

源博雅和安倍晴明坐在外廊的木地板上正喝着酒。

还是大白天。虽然已是下午，离傍晚还有充足的时间。

浓云布满天空，阳光没有直射下来，但完全不觉得晦暗。不知来处的光源就存在于大气之中。

云层的厚度比之前好像薄了一点。

晴明宅邸的庭院里杂草丛生，长势旺盛的几乎都是紫斑风铃草、野凤仙花、鸭跖草等野草。被雨水打湿的草叶亮晃晃的。

身穿白色狩衣的晴明靠坐着一根柱子，支起一条腿，视线似看非看地投向庭院。

“这么看来，最近好像发生了很多怪事啊，晴明……”

博雅端起酒杯往嘴里送，一边对神情淡然的晴明说着。

“怪事？”晴明问道，他的目光仍旧向着庭院。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？”

“说了什么？”

“就是关于蛇的事啊。”

“噢！”晴明点点头，仿佛这才知道似的。

“那……蛇怎么啦？”

“到处出现了呀。”

“到处？”

“前不久，在藤原鸭忠大人家里也出现了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。”

博雅开始叙述起来。

二

在藤原鸭忠家里干活儿的侍女小菊，某天走路时右脚忽然一瘸一拐的。事情即起源于此。

最初瘸得不厉害，但不到两三天工夫，任谁都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而且，她走路时还疼得皱眉蹙目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鸭忠家的人问她时，小菊说：“我右腿长了一个不好的疙瘩……”她说那块东西很疼。

一看，果然像她说的，在她右大腿内侧，生了一个大肿块。足有成人的拳头般大，肿胀成了紫红色。

家里人颇为吃惊，马上叫来有经验的人给上了药。可是，完全没有消肿的迹象。再将刀尖烧红，刺穿那肿块，打算挤出里面的脓液，不料却只是出血而不出脓。

“疼啊！疼啊！”

因为小菊疼得直叫唤，众人也无计可施了。

即便穿刺的伤口好了，那肿块还是不见小，反而又大了一圈。正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位奇怪的老人上门来了。

“我听说府上正为肿块的事而烦恼。”那老人说道。

他一头蓬乱的白发，连长须也是雪白的。脸上满是皱纹，只有埋在皱纹中的一双眼睛闪烁着怪异的亮光。说话时，可见他嘴里的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，剩下的牙齿也已变黄。

所穿衣物似乎原本是白色的，现已脏污残旧，褴褛得好不容易才认出是窄袖的款式。

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为贵府效劳……”

鸭忠家的人虽很诧异，但还是说：

“不拘是什么人，只要能治好了，什么都好说。”

对于声声呼痛的小菊而言，既然老人说行，也只好让他一试试了，不试怎么知道呢。

进了屋，老人让小菊仰卧，将裙摆掀起来，观察右大腿处。

“嗨，生长得很不错呀。”老人说着，笑得很开心。

他转头对鸭忠家的人说：“可以去弄一条活狗来吗？”

屋里的人都莫名其妙，但事已至此，无法拒绝，就到门外抓了一条正好路过的狗来。

老人在院子里打下四根木桩子，把活狗仰面朝天捆在木桩上。

“给我一个锥子。”

老人这么一说，就有人拿来一把锥子交给了他。他把锥子收入怀中，把小菊叫到庭院中。

此时，藤原鸭忠也出现在外廊内，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老人在院子里的举动。

老人让小菊仰躺下来，摆成与狗恰成对照的样子。他掀起小菊的衣裙，显露出右大腿上的肿块。

那条狗显得惊恐不安，牙齿咬得嘎吱嘎吱作响，嘴角冒出泡沫。

“请哪位拿长刀来——”

老人这么一说，鸭忠马上吩咐人拿来常用的长刀，交给老人，问道：“这样的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老人拔刀出鞘，照着仰卧在小菊旁边的狗的肚子，满不在乎地劈下去。那条狗“嗷”地大声惨叫起来。

“哇！”

旁观者无不失声惊呼。狗腹被刀刃竖着砍开一个大口子，鲜血飞溅，也溅在小菊的肿块上面。小菊因惊吓过度已失去了神志。

“这样行吗？”

众人不住地问，老人却丝毫不以为意。

“马上就成了。”

老人的嘴角向上一扯，算是笑笑，说道。

急促喘气的狗不久就毙命了。

“这一手也够吓人的……”鸭忠眺望着这情景，自言自语着。他坐在外廊的木条地板上，问道，“然后怎么办呢？”

“等。”老人答道。

“等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等多久？”

“马上就成了。”老人重复着先前的话。

正当此时——

“哎呀！”

“快看哪！”

一直默默旁观的众人指着小菊的大腿喊叫起来。

肿胀得比成人拳头还大的肿块表面裂开了，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从中露出头来。

“这不是……”

“这不是蛇吗?!”

毫无疑问，那东西只能说是蛇。

一条黑蛇的头，从小菊的肿块里探出来。

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蛇爬出来了，眨眼间就爬出近尺长。蛇一边爬，一边把脑袋探向长刀劈开的狗腹。它爬行的痕迹，在小菊腿上的肿块到狗腹之间形成一条血线。但是，这么大的一条蛇，那肿块怎么能藏得下呢？

就在蛇从肿块里爬出足有两尺长时，老人从怀中掏出了刚才那把锥子。

他走向那条蛇，弯下身子，忽然从侧面扎向蛇头。

锥子穿透了蛇头。蛇身弯弯曲曲地扭动着，想逃回小菊的大腿里，但老人把锥子往外拉，蛇已无法逃回原来的地方。

小菊大腿的肌肤不停地鼓突着，令人恶心，似乎是蛇尾在拼命摆动，不肯被牵拉出去。

不久，蛇可能已精疲力竭，乖乖被老人从小菊腿中拉出来了。老人手中的锥子上悬垂下来的黑色蛇身，足足四尺有余。

虽说是蛇，它的眼却与通常的蛇眼不一样。本应有眼睛的地方只是空洞，没有眼珠。而且，覆盖在它身上的是逆鳞。

尽管蛇头已被锥子扎穿，蛇还活着，蛇尾卷住了老人握锥的右手。

“是它进了小菊身体？”鸭忠问道。

“正是。”老人点点头。

“它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它虽然长成蛇的模样，其实不是蛇，不如说是其他的東西。”

“其他的東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无关者还是不知道为好。”老人没有说出来。

“我要感谢你。你想要什么？”鸭忠问。

“答谢就不必了——”老人嘴角两端向上一扯，自得地一笑，说，“我把它带走，没有问题吧？”

“你说要它，拿来做什么？”鸭忠问。

“嘿，拿它做什么好呢？”

老人避而不答。

三

“晴明，这是前不久发生的事……”博雅说道。

据说老人就那么让蛇卷在胳膊上，出门而去。

“原来是用狗嘛……”

晴明自言自语着。

“下手也真够狠的……”

博雅皱着眉头说，似乎满脑子还是自己刚才所说的景象。

“噢。”

得到晴明的呼应，博雅这才心情好转似的说：

“这事情挺不可思议的吧？”

“要说奇怪倒的确是奇怪……”

“没错，是很怪，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。”

“哎，博雅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地方有蛇作怪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确实有。”

“可以跟我说说吗？”

晴明提出要求，博雅点头说声“好”，便开始叙述另一件关于蛇的怪事。

四

事情发生在参议橘好古的宅邸。被蛇伤害的就是橘好古本人。这也是不久之前的事。

一天，好古的背部忽然觉得灼痛。原以为是睡落枕了，却总不见好转。

一天、两天过去了，好古的背部渐渐肿起。肿块开始不怎么起眼，但逐日增大，到第五天，最初的拳头大小已扩展至整个背部。后背肿得像背着一个锅，而且是紫黑色的。

请来药师，使尽法子，都没有任何好转。背部肿胀得越来越厉害，除了剧痛，还兼有奇痒。因为伸手到背上抓挠不止，像瘤子般鼓起的背部皮肤已糜烂不堪。

好古无法站立，又不能仰卧，只好趴伏着，背部朝上，整天趴在床上。进食和大小解，都是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才强撑起身应付的。

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位打扮奇特的老人上门来访，说：

“看来你们挺为难啊。”

他一头乱发，衣衫褴褛，双目炯炯。

正在家人疑惑之时，老人说：“府上橘好古大人这样了吧……”

本应秘不外传的事，被老人说得丝毫不差。

“就让我来为府上大人效劳吧。”老人说。

老人肩头背着一个袋子似的东西，袋口用绳子捆扎着，竟是湿乎乎的狗皮做的。看来是杀了好几条狗，剥下皮缝制成的。新鲜的血腥味还直扑鼻孔。

家人将老人的话禀报主人好古，好古气息奄奄地说：

“只要能帮我办这件事，谁都行啊。”

老人立即被请进家中。

“呵呵，这个可是不得了呀……”老人一见好古，便自语道。他

卸下搭在肩头的袋子。

“把它挂在那里吧。”

老人吩咐橘宅的人，让他们将皮袋子悬挂在好古正上方的屋梁上。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生肉，塞进从屋梁上垂下来的皮袋子里。

“请拿四根这么粗的青竹过来。”老人比画着说道。

好古的宅院里正好有一片竹林，于是家人立即砍下竹子，预备好四根青竹竿。

“烧起炭火，抓一把盐过来。”

四根青竹竿的一头放在炭火上焙烧，并将盐粒搓在上面。从橘宅中选出四个家人，让他们各自握住一根青竹竿。

老人脱去趴伏在床的好古的衣裳，将肿得高高的背部裸露出来。他吩咐持竹的人：

“好，用手上的青竹打在背上！”

但是，对于橘宅中的人而言，好古是他们的主人，忽然说要用青竹打他的背，他们实在下不了手。

“没、没关系，打吧……”好古说。

于是，四条汉子开始用手中的青竹打好古的背。

“听着，再使劲些！”老人说。

好古背上立即皮破血流。他咬紧牙关，忍受着痛楚。

“不要停！”老人说。

就这样，打着打着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。悬吊在梁上的皮袋起初是瘪的，但现在逐渐开始膨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而且，进入袋子里的东西似乎还活着。悬挂着的袋子摇晃起来，表面的变化显示里头有什么东西在蠢动。

袋子为什么会胀大呢？

“啊！”一名手持青竹的人叫喊起来，“快看呀。”

好古高高肿起的背部竟然开始瘪塌下去。与此同时，从上方垂吊

下来的皮袋子却越发胀大。似乎通过青竹的抽打，把好古背部的东西逼迫出来，赶入袋子中去了。

“继续打！”

众人照老人的吩咐，不停地抽打好古的后背。打着打着，好古的背部变成彻底萎谢的样子，再后来，那里的皮肤逐渐平复了。

青竹抽打之下，皮破血流，但现在好古背部的情况看上去却与常人无异。倒是那个悬挂着的狗皮袋子已经胀大得很厉害。表面还在不停蠕动。

“把袋子放下来。”老人看着三人合力才好不容易放下的袋子，说，“辛苦啦。”他显得心满意足。

“这个我要带走了。”

老人将那个显得很沉重的狗皮袋子轻而易举地搭上肩头。

“哎，请等一等——”好古一边穿衣一边起身，“可以让我看看袋子里的东西吗？”

“那好办。”

老人将袋子卸在地上，解开了扎住袋口的绳子。

“请您过目。”

老人在好古眼前打开袋子。

好古从袋口往里窥探，随即发出一声惊叫，倒退好几步。

袋子里有过百条黑蛇紧紧缠绕在一起，蠢动着。

老人沙哑着嗓子嘿嘿一笑，再次将袋子背上肩，走出橘宅。

五

“晴明，竟然连这种事也有啊……”

博雅一口气说完，将手中的杯子放在地板上。

雨已停了。不知不觉已是黄昏。不怎么觉得天色昏暗，是因为博

雅说话的时候，覆盖着天空的云层渐渐散去了。

从云团与云团之间，露出傍晚澄澈的蓝天。这部分天空呈现出夏日的姿彩。

“这阵子，我身边还不断发生类似的事情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

“藤原鸭忠大人家的怪事和橘好古大人身上发生的事，肯定是有关系的。但是，要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，我实在猜不透。”

“噢。”晴明点点头，一副沉思的样子，然后问道，“那个奇怪的老人到藤原鸭忠大人和橘好古大人家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去鸭忠大人家是在四天前，去好古大人家应该是在昨天吧。”

“嗯。”晴明再次点头。

“哎，晴明，你知道什么了吗？”

“啊，还没有，但联想起一些事。”

“联想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联想到什么事？”

“稍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得先告诉我。鸭忠大人和好古大人近二十天来曾经去过东寺吗？”

“说起来，在大约半个月前，的确去那里参观过已故空海和尚从大唐带回来的东西……”

“是哪一位？”

“我说的是鸭忠大人，但好像好古大人也同行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他们两个都对来自大唐的东西格外感兴趣。什么佛像呀、香炉呀、挂轴呀、佛具笔墨之类的东西，他们知道是空海和尚直接从大唐带回来，收在东寺里，早就对寺方说想一睹为幸，终于在半个月前实现心愿了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

“晴明，你为什么会提起东寺？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等一下。”

晴明说着，站起身来，身影消失在里间。

不一会儿，晴明带着一个紫色布包裹着的、有成年人脑袋大小的东西回来了，像原先那样在外廊内坐下，将那个东西放在博雅膝头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打开看嘛，博雅。”

“好。”

博雅拿起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座连成一体的木雕佛像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木雕的形象是明王像坐在翅膀半开的孔雀上。

“孔雀明王嘛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为什么让我看这个？”

“这座明王像是空海和尚从大唐京城带回来的。我把它从东寺借了出来。”

“从东寺？”

“是从东寺的明惠大人处借的，就是昨天的事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所以说嘛，博雅，我正想现在开始调查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调查？”

“对呀，得走一趟啦。”

“外出吗？到哪里去？”

“去西京。”

“西京？”

“你去吗？”